

抵制和提倡

## 二大問題

大京班

[illegible]

上海小東門北  
首民國路三層  
樓洋房內房間  
寬敞器具精良  
且價目低廉裝  
璜華麗一律照  
碼對折以廣招  
徠 貴客光顧  
無任歡迎此佈

曲英月藝濱文坤

號街界請相新花又劇俗大精數良  
 接瑞東駕意曲月加除污加神年化  
 治福自臨英聘盡鑄改將來裝  
 可里來法貴合坤絕之良內煞申  
 也六火租府演角今詞粗容費曲

西醫  
吳玉孫

診所 六馬路福裕里德泰  
 電話中央六二五〇

振新染織工場 農商部 身體虛弱者須服

守印國月時月依路月五 中乃爾五科 疾良○行煥時一賜小龍治肝腎 治

字冰節 院醫一五法 圖德種車廣

**徐順興紙號**

本號開辦西文字印各樣彩石印緘裝對各埠無任歡迎

**上海西醫醫院**

每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

院長盛希之 內科 外科 婦科 兒科 皮膚科 泌尿科 眼科 耳鼻喉科 牙科

地址：上海法租界四馬路

**名醫聖藥**

**白濁丸**

專治男女白濁、淋病、尿道炎等症。功效神速，永不復發。

[illegible]

諸君有患此症者請到  
明仿單內即  
有仿單內即  
知一藥不虛  
不

無不著手成春  
瘡 血清等注射  
凡貧病遇六零六等注  
射必

理 均取穩當限除根  
功取費比衆從廉  
藥水五瓶裝一匣捌圓  
法可服三天速五瓶則  
厭而應可斷根矣

仿照歐美新法製造各  
種冰及衛生冷飲愛運  
汽水取價低廉坐位  
週到爲余不借請一試

四路吉祥街口專印中  
特別異樣計開傳單承  
相製照相銅版鋅版五  
種萬喜壽壽壽聯聯錦  
屏屏屏屏一應俱全凡  
不同聲贊美務請駕臨

術套 變幻 戲法 巧術 魔新 灘子 蓮頭並 子生和

[illegible][illegible]

<b>陶社男新劇</b> 張虎 宋曉 姚民 陸雨 吳明 葉解 王珠 葉頤 朱關 楊夢 曉虎 輕掌 民一 玉梅 民珠 頤 朱曉 楊夢 曉虎 輕掌 民一 玉梅 民珠 頤 點八至刺一點六 演夜				<b>常州灘寶</b> 湯松 辛金 孫大 黃金 周宜 周泉 周雲 周采 周狗 周太 周林 朱卡 周周 黃孫 辛辛 湯湯 松松 金金 大金 周周 宜宜 泉泉 雲雲 采采 狗狗 太太 林林 點二至點八 演				點一十至點七 趙寶 沈桂 陸寶 侯堂 侯堂 沈桂 侯堂 沈桂 花月 邵雪 胡雪 英月 花月 松林 英月 濱文 松林 英月 濱文 點一十至點七 妻殺匠皮趙			
--	--	--	--	--	--	--	--	---	--	--	--



口中華郵特准掛號立券按照總包特別優待寄送之報紙

## 姚黃的妙不可言

到底底是揩油……還是效尤。陰歷十八那天。我和碧波到蓬瀛喝茶。忽然遇見了廣變和轉陶。我和廣變是五年不見了。他的神情波瀾。一些都不變。身材却長得多了。和轉陶還是初次碰頭。細看他的臉。好似一個女孩兒。我想說一句「次第許花到牡丹」的癡癡心話。他們倆不是一個是我同宗。一個姓姚。姚黃徐敬業的後人。用這一句題畫詩。豈非很有天賦。但是和陶淵明是初會。未便如此。所以我坐在旁邊。一聲不響。聽他們談話。但是他們談話。總有「妙不可言」四個字夾在裡頭。人家拍翻了臉兒兒的破頭。他們也同聲道。妙不可言。我想這「甚妙」呢。留神一點斟酌。半個鐘頭不到。竟聽到了「一百以外個「妙不可言」。總之妙也妙。不也妙。回頭我問碧波。纔知道是尤波。這四個字。尤光狂的口頭語。他們學半狂學出來的。上海人對於無論何事。凡是自己不損失。渾稱叫做揩油。油尤同音。我想這也算得是揩油吧。又想着一句「尤而效之」借用過來也很貼切。所以我就套了清初人的那首「雜頭詩」。綴成歪詩一首。寄給小脚大姐姐。詩道。

聞道言可妙。何妨妙不言。有言皆可妙。無妙不成言。妙可由他妙。言還我不言。可知言妙者。人亦妙其言。

北望燕雲涕泗流。從今怕聽四絃秋。深得風雅之旨。常期把臂誇三影。日望投書說五侯。君嘗舉京事告我。

— 〇 —

四第 本三第 本二第 本一

[illegible]

第七回 款段出都門 一官南下 豪華遍香國 三十西來

子恆也不住的拍胸哭起來。莫說一個叔父不在家，就是千軍萬馬周圍巡邏，照他這副兇惡鬼身手，什麼事也做不來。何況是這一個孤獨的囚徒呢。他傷不了他一些毫髮。你們凶開了。我雖不是醫生。這個傷。我還可以看到好哩。子恆似信不信的。讓逢春上前醫治。誰知逢春那重軍裏習得的劍術。却握著叔倫的身體。竟號啕大哭起來。那點點熱淚。望著叔倫的創痕上滴著。不多一回。那塊包紮在外面的白紗手巾。被逢春緊緊的裹濕不壞。子恆也在旁邊揮淚。下人們又去便上煎藥酒。逢春又哭得潮濕不止。子恆也在旁邊揮淚。你想世界上除了我梁逢春之外。沒有第一個知己麼。我梁逢春一時誤會了。如今懷悔難追。你難道除了逢春之外。對於其餘的老同志。多看了他們是皮相之友。沒有一個真知己。所以就於了他們。撇了國家。竟然去了麼。子恆趕緊上前拉開逢春。不住的呼喚道。虧你是個大丈夫。我認你真有傷傷本領。原來你和女人一般。哭幾聲就嘔吐。難道哭得醒叔倫的麼。……話沒說完。梁逢春這幾點淚。比仙丹還靈驗。那周叔倫竟被他一陣子哭。會哭得悠悠蘇醒。子恆和逢春慌忙走進來。叔倫一伸手。仍舊執著逢春的手道。逢春……春字沒出口。從丹田內提起來的冤苦。歡著一口長氣。那淚珠兒。不覺接連不斷的滾出來。子恆逢春。始而叔倫醒了。大家心上一喜。臉上好看了些。如今看見這種情形。禁不住也都哭了。

十 福

稱個如嚙乳小。腔調溫潤。令其專演蓮子名正場。實屬魁竈。令其專演蓮子名正場。則優爲之。但坤伶裏子中最硬者。莫如小桂仙。探母中之六郎。有時精神較四郎足。緣此戲代見娘回令。蓮子憤屈。若多人。飾四郎者。往往於此際易人。若一人演全。則多於此處積力。甚少休息。庶見娘時不致鬆動。故此不甚賣力者多。小桂芳戲性聰明。乘人疲乏備間。彼乃用其力。去四郎者。稱一不慎。比比爲其所敗。可云善於使乖也。

白金奎亦裡子角色。扮扮在小桂芳上。惜乎唱念不佳。不連桂仙遠甚。劉雲奎。唱做打念。無一可取。一增美觀。初在三慶爲喜奎配角之

狄畫三

惹易然猶未盡也。再進則爲植物園。其中熱帶寒帶各種珍奇花草樹木。生葉繁麗。亦能取之於自然於一院。供人賞覽。復假延其生命。不彫不萎。斯亦奇矣。折而入名譽表彰館。Dunbar（國葬所建築宏偉。氣象嚴肅。石像巍然。悚然生敬。其中均是有大貢獻於人類者。如盧騷羅俄等賢二十餘人之墓。其人固已彪炳史冊。名傳萬古。今茲親此埋骨之所。偉大如許。尙想其烈。有令人不低首徘徊。奮發自振者。我國之有聖廟。有五百名賢祠。亦同此理。而其制不若焉。出此徒步至聖教堂。沿途街衢廣闊。行人如織。車水馬龍。往來如鯽。市肆毗連。固不待言。而兩側房屋。轟然高樹。平均至五六尺許。街巷井然。兩旁街路。闊比吾國上海之四馬路又過之。加以樹木蔥茂。蟠然成蔭。房屋之高。因以不覺。至更那河邊。互古但有聞中島上聖母教堂。巍然矗立。建築之大。亘古未有。閱自十二世紀至十三世紀。歷百有年而成。經營慘淡。畫棟彤梁。卽其中窗櫺玻璃。亦備佈名字圖畫。價值連城。其貴可以概見。惜其中陳列。均爲宗教古事。局外人不能道其一二焉。去此入地下。搭地底電車。車在地下。形如火車。而用電力。風馳電掣。一無所阻。瞬息之間。所欲遊玩之地即屆。乘客熙熙攘攘。擁擠異常。蓋巴黎民族觀多。空通自然複雜。地上之電車。公共汽車。馬車火車等。猶不敷運轉往來。另闢地底電車。遍地皆是。建築鞏固。積亦廣大。淺者三四丈。深者達八九丈。地下亦三三積。有經更那河之下者。其深可知也未完。

喀羅閣  
雪雨  
秋花譜  
亂紅。  
身世隨  
通安兒  
問。顏  
間。顏  
總成空  
羣魔擾  
攘路迷  
蓮。草  
木荷生  
感幽蘭  
飽食  
肉傷東  
郭乞。  
新編文  
擬北山  
挺拔君  
魂今後  
游千仞  
我恨  
一枝。

鄭逸梅

之樂公府有一甥至弟名伊加爾其人頗學時在南美洲行獵未知返某日公母接美領事之來公即往迎見之頃忽有英人一名隨同該領事而來見女僕可疑遂追之以過門試以深明電學發明無數不可思議之事

好。易為諧謔之阿黨二字。頓覺殊名實相副。

吾蘇金閨門外有甄張橋寓。文人前輩。如女子國圖比。粉黛爭妍。

雲上

我走進大客廳。果見裡面一個人也沒有。售票處的板壁上。粘貼着一張紙條子。說是北上通車。第二次改在下晚九時。第四次改在下晚七時。我所以坐了夜車趕來。本是想早離通車的。現在南京車仍改到下午去了。那我在蘇州坐第二天的快車到南京來。不是正好。何苦一夜跑來呢。反在這個地方。要等上准准一天呢。我既大失所望。並且要打算這二天的工夫。如何消磨法則。恰好那接客的。又在一旁道。我不說謊。早說早上沒有車。車都改了鐘點。改到晚上了。你與其再過這工夫。不如說我們陸平棧開個房間。化一塊錢。擦把臉。吃點茶。隨隨便便。街上逛逛。回頭來吃晚飯。棧房裏有那計趁你上車。這不好嗎。你要更再過這工夫。這一天的工夫。也化得不少的錢。你說是不是呢。我聽他說的也有理。我當走這條路。常在下關耽擱。下關的客棧。非常之貴。並且難離不壞。這是我所知道的。至於浦口的街市。我卻從沒路過去過。不知是怎麼一個情形。他就這樣說。我何妨就化幾個小錢。到街上走走觀光呢。當下說了一聲好。命他替我拿了手提包。一闖出了車站。走到街上。來在他說的陸平棧裡。這客棧。倒有好幾幢樓房。地點也合適宜。我們上了樓。揀了一間沿街的客房。說是九角六分錢一天。房租雖不大。也還有月台。玻璃門。桌椅椅牀枕簾。一切都不十分虧厭。

## 吳大投稿

開講三國志之許文安。在說書界中。以淵博著。其祖名允嚴。諱晉。彈琵琶。蛇插金瓶。詠讀入妙。嗚音清脆。玉蛇變態。尤覺神化。故有翡翠。蜥蜴之稱。得其傳者。祇一徐某。名佚。當時有松江馬如飛曰。文人咸尊之爲博士。今已死矣。

孫  
丁

維新照相館。即在小世界後邊。乃是陸錦棠弟兄倆開的。現在改變了。下面設了一座櫃檯。專賣關於攝影術上的應用品。另外帶賣鉛筆等類。從前櫃檯沒架。他的下面。也不過陳列着許多本店成績品。借他做個廣告。和別人家一樣。那樓梯底下。就是裝片的暗房。現在裝了門

憾金

今年小報風行。可云盛極一時。在此兩月以內出版者。已有 鐘聲 星 光 小說旬報等三數種。不一復有。一消閒週刊出版。預料在醞釀而佳者起。又不知幾許。此固文壇之佳候。出版界之好消息也。然余竊有憾焉。曩日雜誌風行。擁現海上者。其視今日之小報。有過無不及。特其間。而者風流雲散。僅存數種。其內容亦非昔比。總之是進化而非進步。敢斷言焉。執此以測他日之小報。其有不踰雜誌轍者幾希。以故今日之風起雲湧者。為前途之幸與不幸。明眼人已早明辨之。我深冀當事者共悟茲行。培之護之。各盡心力實之。毋使吾言之不中。懷故慮虛。亦所冀香稿讀者也。

(一)  
(二)  
(九)

故此局長就滿口應承梅芳的要求條件。不做無論如何。他便要走了他的路。結論結婚事。梅芳何等乖巧。不肯答應。你又不肯答應。他要走他的路。再上樓。梅芳無可如何。祇好先搬家。再提親。這逼的房屋。並不退租。讓老老住在樓上去。樓下租給別人。這纔是正式的做二房東哩。梅芳的新屋。却巧搬在饒如海家隔壁。居然掛起汪公館的牌子。當差夫馬。梅芳便急倉租做。場面很闊。架子十足。很像一個公館格局。家搬定了。梅芳便急急的進行第二步手續。這知這幾天的局長。忙着在外應酬。不但不天天常在的。就是晚上回來不回來。也不能預定。據那局長最親信的那個下人說。山東的督軍。乃是段督辦的得意門生。如今有內閣陸軍總長的消息。陸軍是沒甚希罕。有督辦抱了腰。要組閣哩。那督軍和局長。他倆人倆是同鄉。還帶一些親戚關係。如果那督軍果與組閣。局長非但穩穩可達到手一個次長。還好做總長呢。

寓小東門內梧桐弄內十五號  
上午門診 下午出診

狀一日如出作戲樓板  
收出作戲樓板

沈長開觀木箱見  
麗嬌至院中且  
允價也博士曰  
子散放彼諸在  
附可近高時速荷

寓小東門內梧桐弄內十五號

上午門診 下午出診

俞伯明醫士爲家學淵之高足且家學淵爲滋離先生  
文孫壽卿先生之胞姪今在小東門梧桐弄內懸壺應世存  
善人求治者莫不手到病除有口皆碑治病著善於貧民  
李君 夏應麟 姜幹臣 殷受田

介紹人 金百川 余伯陶

楊慶恩

癩曰：昨日上學校，在電車中，同坐有他校男生二人，談吾哥某日來，往某處。故知之。二生意是吾哥舊日同學耳。晚哥曰：巧極。不然，苦尋無已時也。亦述已事，並道電車一見，連日相尋之苦。既而又曰：今既脫離羈網，大佳。我意即在此間成婚禮，妹意若何。秋癩曰：惟吾哥壽命，雖然，總宜稟之兩家老人，待命而行爲當。晚哥曰：吾與妹，本非私自結約，現先已有函，吾父母復書主之。秋癩乃亦聽之。不數月，此一對垂足鴛鴦，乃雙雙飛翔於弱水三千之外。其喜可知。故晚哥與秋癩

日本

告知戚府。且詳細敘述不得已之原委。

○編輯完了

記者

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成己卽以成物。成物卽以成己。此可卽知爲己也。而今之學者爲人。仕爲人也。而今之仕者爲己。嗚呼。人與己。兩失之矣。

本報所刊的長篇三種。吹滿潮拾遺。專對上海社會下駝。簫引樓主之顛覆風花夢。詳述庚戌辛亥兩年民黨情形。大約深知當時情細。或親歷其境者。必多獎許著書者之筆墨。

詳錄。飄泊癡花記。乃紀洪憲時之軼事。同人等皆思以之刊單行本。世。然心有餘而力不逮。故於茲並及。尙有願代發行者。不妨先一條件。預料營業業同志。必多所贊同者也。

吳二鐵匠加鐵子七字。以之爲上聯。頗難耦。記者已擇思數日而未成。讀者諸君。亦有所助乎。

子卯。馬英文。上虞人三君賜鑒。請示通訊地址。庶可將薄酬寄奉。又周簡餘君之讀畫瑣記。薄隨錄後乞覆。